

嘉善云宝风景

■黄旭东

云宝一起邀您来
别为上海城外水乡乡愁所困
大美风光能释放自我
云宝愿把一颗绿色的心
交给快乐的您
云宝分分秒秒都会想起您

云宝风景就是这么美
风光终会因有您来的那一天
天空碧蓝白云如絮
这是一个叫云宝的景区
需要的是您放慢心情
忘却烦恼几多

江南绿色如醉
水乡兜兜转转给您惊喜
白鹭点缀在水田之上
停在你我的眼帘
云宝就在这里
雾气中有美人温泉

青龙桥畔的石板
记录着流逝的晨曦
早市的热闹
是百姓富裕的注脚
还记得缪家村的红色记忆
有着对习总书记的每个思念

我记得云宝诞生的情景
景区因为您而更甜
巧克力的故事随您放飞心情
幸福生活记得所有的甜蜜
就是这样的爱
成就新时代的辉煌

在云台禅寺

(外一首)

■斯文

走向
一袈杏黄的袈裟
一块清空之地

我的心如向晚的秋景
渐渐淡白
在巍峨和宁静的内部

一定会有什么让我心念一动
一定会留下走动时
我与时间的擦痕

一定会在空旷的寺内
让我想到什么又放下什么
一定会有一张落叶飘到我身上

而后弹到地下
就像灰尘从我身上
被风掉落

进寺时我一身负累，出寺
身轻已如枯瘦的莲蓬上挺立的蜻蜓
那薄透的羽翼

寺前银杏

关上门，打开门
关上又打开的门
关上门打开门之间
总有一些禅意落进黄昏

你身在寺外，又在寺内
年老，苍旧
七百多年的风雨
你始终屹立，从不曾坍塌

满眼都是云烟。身边
是倒地的箭镞，纷纷
倒地的无形的
箭镞

春风为你添衣，白花花
的雪给你加被。汾湖
曾是你眼里的
一滴泪

而没有什么能再次伤害你
像日照里的影子
你空寂的眼中：
没有枯荣，也没有生死

有霜的日子

■黄竞浩

霜多为秋冬季节的产物。《诗经·蒹葭》里就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句子，意为河边芦苇青苍苍，秋深露水结成霜。霜，是指贴近地面的空气受地面辐射冷却的影响而降温到霜点以下，在地面或物体上凝华而成的白色冰晶。所以，我们平常说的“落霜”是一种误解。

在自然界中，霜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曹丕的《燕歌行》起首就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因为霜大多为深秋初冬之物，总给人一种清冷萧条之感。李白有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字，烘托出诗人漂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霜”字，表现了人在旅途的失意和无奈；张继有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霜”字，渲染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愁绪。

古人在有霜的日子里感慨万千，今人又何尝不是？只不过是斗转星移，感受不同罢了。

回忆起以前在乡下时，我对“霜”也有深切的感受。上半年的活要比下半年的辛苦，上半年主要是“双夏”和“双抢”，都要在水田里，拔脚闹脚。下半年的秋收冬种，地是干的，干脚拔步。俗话说：“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干农活，只有秋收之时，才是一年中最为惬意的时候。清晨，柔和的阳光洒在成片的晚稻上，沉甸甸的稻穗齐刷刷地弯着。此时，金灿灿的稻穗上，沾满了薄薄的白霜。男男女女，手握镰刀，在田岸上一字排开。往往是年轻的姑娘领先开镰，接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下到田里。这时，“嚓、嚓、嚓”的割稻声伴着田间还弥漫着的淡淡的雾气，奏出了清晨特殊的乐章。没有闲谈，更无说笑，一条斜线上，每人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几乎整齐划一的动作，弯腰，左手握稻，右手下镰，一镰刀就是六棵稻。侧身把稻摆放在旁边的田垄上，大家步调一致地向前、向前……身前是带霜的

金灿灿一片，身后是躺下的齐整整一排。要不了多少时间，几亩稻子就已经割倒了。霜重见晴天，霜打红日晒。两个大太阳一晒，稻子就可以上场了。割稻，挑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当然，有霜的日子也会有难捱的时候。

晚稻登场，趁着晴好天气，脱粒，扬晒。那时，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原则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先国家”，就是要先交好公粮。公粮就是农业税，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块额定的每亩田要上交的粮食数，是不给钱的。当时，农村里，春花一熟（蚕豆、小麦等）和早稻的部分基本上是交公粮的，尚缺的话，晚稻收上来补齐。“后集体”，是指生产队留好种子、储备粮。“再个人”，按照规定分每个人的口粮。口粮的定额根据年令档次，同样是全劳力，男女也有差别。还有根据劳动工分和给生产队的肥料也有相应的粮食分配。这些都安排好了，剩下的卖给国家，叫余粮，国家付钱。

秋冬之时，天气晴朗。将稻谷摊在水泥场上晒干，或轧米分给社员，或送县里的国家直属仓库交公粮、卖余粮。这些稻谷，往往是上一天晒到下午落船（即挑到船里），第二天一大早，轮到出差的早早起来，摇船外出。这时，天色微明，船头、船艄上结了一层浓浓的霜，人下到船上要格外小心。拿起沾满霜的竹篙和同样沾满霜的橹，寒意从手上直钻心窝。撸一把浓霜，握住冰冷的篙，点开船，摇起橹，船慢慢地在河中前行，两边划出浅浅的水纹，一直延伸到河岸边。不一会儿，艳阳升起，河上的雾气消散，船上的霜才渐渐地消失了。

有霜的日子，一般出现在晴朗的月夜。霜打在桥面上，桥成了白色；霜打在泥土上，泥土变了颜色；霜打在青菜上，青菜换了味道，“霜打青菜格外甜”，请不要错过这吃菜的好季节！

杏叶儿黄了

■陆勤方

那一树的叶儿都黄了？

是的，金黄金黄的，让风吹得满地都是。

那我得赶紧去看看，捡几片黄叶，拍几张照片，寄给嘉兴的一位文友。她在春日温暖的时候专程来过蒋村，还弄了篇文史走读的随笔散文，在报刊和网络发表。

文中，写到了蒋村的那两株千年古银杏。

春天的银杏，绿意葱郁，生机盎然。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次键盘上的交流，还有了一个秋天的约定。

“南宋建炎四年（1130），一名叫德性的僧人，来到后为嘉善县治西北下保东区距城三十六里的地方，但见‘境土饶沃、水木清华’，便率僧众‘垒石崇墉，负栋为栖禅之所’，取名‘宝积’。两株银杏开始在禅寺落了地，这一生根便是结结实实的八百多年。”这一段就是这位文友写下的文字。

蒋村的银杏有雌雄两株，位于蒋家漾东北侧。

翻阅清光绪《嘉善县志》卷首“下保东区图”，发现在蒋村的寺院不是建于南宋建炎四年的宝积禅寺，而是建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的定慧禅院。两寺兴建时间相差近四十年。

志书的《定慧禅院》目下是这样写的：“定慧禅院：在治西北下保东区。距城三十六里。宋乾道五年，僧广济创建。明洪武初，僧衡碗重建。《章志》有蒋氏侯爵者葬此，故名蒋坟。又地名蒋村，水名蒋家漾。名号无考。自济构院，雄冠一方。闻于朝，赐今额。尚书黄中有碑记。”

位于蒋村的定慧禅院既雄冠一方，又得朝上赐题匾额，留下了两株高大伟岸的银杏，让后人记忆。或许，更加合乎情理。

再看宝积禅寺，其实就在蒋村所在正积圩东侧的北蒋圩，东邻杨家兜。

约好去蒋村看银杏，又总会被这事那事给耽搁了。

总算可以出发的日子，竟下起了雨来。天气预报会有强降温的寒潮来临，所以又起风，又下雨。

蒋村的风更大，从蒋家漾里刮过来，已经很冷很冷了。文友还没到，我在树底下转了一圈后，还是回到车上缩着。

帮着驾车的小青年便笑话了起来，说和文友“约会”也不挑个好日子。

记得第一次来蒋村，还是坐着船来的。在天凝镇上雇了一条带挂浆的农船，和镇上参与写地方志的小学退休老师、镇文化站站长一起，听了一路的“哒哒”声。进了蒋家漾就能看见一前一后的两株银杏树，高高大大，郁郁葱葱。树下的人家有人出来招呼，诉说起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传说和心愿。

他们指着树底下的那些明显是烟熏火燎的痕迹，传达了一种意思，他们是希望重建寺庙。

看来，他们看到有镇里人陪着，便以为是啥领导来了。只可惜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两株老树的。

因为前不久县里将一花两树确定为县花、县树。银杏，便是县树之一。天凝蒋村的这两株银杏，是全县现存最古老、最高的。

千年银杏万户村。有银杏的地方，就有寺院庙堂，就有寻常人家。

天凝蒋村，早在宋代，起码是南宋时期就已经人群集聚、村居繁盛。

还在回忆着第一次看树，文友的电话来了。

文友是个路痴，只会跟着导航开车，开去了一条不知名的乡村小路，懵了。转弯时又不小心和一个老大爷的小三轮撞了。小三轮翻了，她怕大爷有事，赶紧送去医院检查。

蒋村她是来不了了。好不容易和文友约定的蒋村之行，只能作罢。

再下车，走去树底下，弯腰捡了几片叶儿，湿漉漉，金黄金黄。

我知道，和老树一起，曾经香火缭绕，远近信众云集的古庙，是不会再重建了。但这两株老树，依然会如那些寺庙，那些菩萨、罗汉一样，保佑和庇护这里的众生。

得将手上的这一片杏叶儿给文友寄去，希望保佑她，也保佑那位大爷……

汾湖二题

■马善德

烟雨汾湖

烟雨汾湖雾茫茫，
岸上绿化生机昂。
红黄青绿景色艳，
诗歌汾湖好风光。

汾湖新貌

东北祖荷一条港，
存在千年两岸望。
无桥断路人难行，
荒野杂草呈凄凉。
如今整治大变样，
铁木大桥锁河港。
河水清清鱼儿游，
花草树木遍地有。
柏油马路弯弯绕，
红色栏杆立河旁。
诗歌汾湖展新貌，
全靠党的好领导。